

房間裡的鬼

沒藥了，一顆也沒有。

吳元岡再次檢查了一遍他分裝藥物的小盒子，他不確定是什麼時候算錯數量，又或是被他不小心隨手亂扔在某處，導致現在必須靠自己的意志力來面對睡眠這件事。

他癟起嘴，腦中卻浮現「自業自得」這幾個字，可話又說回來，三班制的同事裡有誰身體真的健康到不需要吃藥？不過這也沒辦法，遇到錢的問題，調節生理時鐘這種難辦的事也要想辦法搞定，養不活自己所帶來的恐懼比萬事萬物還要可怕。

剛搬到新的地方，全都不太適應，還有兩三箱紙箱堆在客廳——那也只是吳元岡自己的劃分，實際上打開大門便能直接看盡整個房間，只是他把前租屋處的沙發床也帶來了，如果下班回來累到受不了可以直接癱著就睡，更深一點的床則是洗完澡之後的「乾淨睡覺區」，但其實也沒有多乾淨，一樣亂七八糟，沒半點心力好好整理。

沒有廚房也沒有陽台，浴室就只是個安裝了馬桶和洗手台的簡單淋浴間，雖然比上一個地方便宜了四千塊，加上水電費，每個月還是要七千初頭，只要能維持基本睡眠就足夠了吧他想！其他的設備對吳元岡來說都是附加，住進來將近一個禮拜，他甚至連衣服都沒有全部拿出來掛上鐵製衣架。

不過這些都是小事，比較麻煩的是，今晚怎麼辦？

翻了門口掛勾上的外套口袋，沒有。牆面電視下堆疊在一起、還沒回收的空紙箱，沒有。浴室門口的髒衣籃裡，沒有。床邊與牆壁相接的縫隙，沒有。與床鋪平行的鐵製衣架上掛了三四套工作服，吳元岡懶得——去翻找口袋，照理說不會出現在那裡，上班時間他盡量不去碰藥，藥效作用的時間沒算好，不小心睡著或影響工作表現就糟糕了。

關燈，上床，狹窄的空間內一片漆黑。

不像之前住的地方有窗戶能透光進來，床頭雖然確實開了一個小口，卻和隔壁棟的建築緊緊相連，中間隔著一道上了鎖但不知道鑰匙在哪的舊式鋁製欄杆，這層明明是四樓，採光卻比地下室還要陰暗，但畢竟便宜了不少，離工廠也不會太遠，他暫時簽了一年租約，住不慣再搬走便是。

床頭小燈擺在地上，沒有其他更適合的位置，他伸手往那附近亂摸一通，終於觸控召回亮光，可能是自下而上的角度使然，腳踝再過去一片漆黑，吳元岡翻身側躺，讓自己背對暖色光源，聽說模仿胎兒蜷縮在子宮裡的姿勢會更好入睡，下一步是閉上雙眼，告訴自己不要胡思亂想，單純想著「好舒服啊，我現在躺在床上好放鬆，好好休息一晚吧！」就好，這是小時候睡不著時媽媽給他的建議，有沒有成效吳元岡不知道，姑且試試也沒有損失。

「好舒服，我能夠躺在這張床上真是幸福，希望我每天都能躺在這裡好好睡一覺……」

完全沒有睡意。

肯定是平時太依賴藥物了，他不記得自己上一次睡前沒吃藥是什麼時候的事，這附近有 24 小時的藥局嗎？可是如果因為臨時換藥，早上起不來上班怎麼辦？還是乾脆整晚不睡，開燈打電動？前陣子剛買了款新的角色扮演遊戲……不行，這樣的話明天肯定會被組長釘到飛起來，數羊也不是什麼好辦法，華語或台語的「羊」字都無助於腹式呼吸，他的英文更是不流利到好笑的程度，還有什麼其他——

嗯？

黑暗之中電視螢幕似乎閃了一下，吳元岡雙眼半眯半睜，沒有看清楚發生了什麼事，這裡電壓不穩好像是常態，可能就像平時頭頂的日光燈閃爍那樣，他不以為意，繼續半推半就強迫自己入睡。

入睡？他又想到不知道被放到哪去的藥了，到底會放在哪裡？還是不小心丟進垃圾桶了？決定起身去電視旁的垃圾桶翻翻看，還沒坐起身，他卻忽然覺得房裡有其他人。

皮膚表層的毛髮陡然豎起，一根根穿過睡衣布料絲線的構成的孔隙，他聽說如果夜晚沒來由的起雞皮疙瘩，便是周遭有鬼魂靠近，吳元岡一直覺得這種說法太荒謬，都什麼時代了還在怪力亂神？但他僵在原處，像是某種體適能測驗肌耐力那樣，連肺裡的空氣都不敢輕易吐出。

床頭燈光無法觸及的黑暗中隱隱浮現人形輪廓，他不確定對方是面向他還是背對他，好像就只是存在在那裡，沒有外力可以干擾一絲一毫。

*

「症狀有改善嗎？」除了眼睛以外，醫生整張臉被口罩遮蔽，看不清楚表情細部。

「……沒有。」吳元岡不敢說自己把藥弄丟，當然，更不可能提到房間鬧鬼的事情，「跟之前差不多。」

「你有按時吃藥嗎？」

「嗯。」他有些心虛，但早就是在社會打滾了幾年、可以睜眼說瞎話的年紀了。

「嗯，我先不要加重劑量好了，怕你爬不起來上班。」

「好。」

「那我們照之前那樣開，下禮拜再來回診。」

「好，謝謝醫生。」起身，開門離開診療間。

門還沒關好，吳元岡差點撞上從面前經過的輪椅，他只來得及瞥見輪椅上的老人一頭灰白，像是完全沒有意識到的樣子，跟在後頭的外籍看護對著他點頭表示抱歉，隨即迅速推動輪椅離去。

環視一圈等待區的座位，他大概是這層樓最年輕的病患，除了這幾個禮拜

的回診以外，上一次踏入醫院是幾年前的事了，他的背和腰有些不舒服，沒睡好的後遺症，但也不能全怪給房間裡的「那個」，不知為何，他對祂的出現沒有特別的恐懼，雖說心裡還是有點毛毛的，更多的卻是某種反常的親切感，說親切感好像也有點太過，總歸來說不是噁心厭惡之情。

只是，接下來該怎麼辦呢？

電扶梯下到一樓大廳等待領藥，全市的老人家們似乎都集中到這裡來了，他找不到一個適當的位置坐，只好選在某根大柱子旁靠著，等等領完藥之後要去哪裡晃晃嗎？好像也沒那個心情，白班之後要調時差好接續夜班，還是回租屋處整理房間後直接睡？不知道白天「那個」會不會在……如果不在的話，是跑去哪了？他之前在網路上好像有看過有人用什麼疊加狀態來解釋，他有點累，如果心情好再來好好理解到底是怎麼運作的，領藥號碼還長得很，不如來玩個手機遊戲……

「吳元岡今天沒來上班？」

組長又在群組裡發神經，明明班表寫得清清楚楚，怎麼每次都像是看不懂字的文盲一樣？吳元岡不想馬上回覆，手指懸在螢幕上頭，「輝仔！」

「嗯？」

眼前不知何時站著個老婦人，頭髮明顯是染過的黑，他們對望了好幾秒，吳元岡不認識她，她卻像當機一般直愣愣地佇在原地，遲遲沒有發出下一句話語的聲響。

「阿桑？有需要幫忙無？」

「……」婦人沒有回應，像是陷入了某種無法與外界溝通的深淵之中，一時半刻爬不出來，就只是僵著立著。

「輝仔？來扶我，我欲去放尿。」

「阿桑……我不是……」吳元岡想了想，欲言又止，但終究什麼都沒說。

他懸在半空中的手往前緩緩伸出。

*

房東視訊時堅定否認的神情他歷歷在目，甚至還翻出當時購屋時的文件，好證明這間房間的清白，自從發現「那個」之後的這幾個夜裡，他總會在關上燈後見到差不多的形體在房裡遊蕩，甚至閉上眼後，腦中已經可以明確勾勒出房間裡「那個」的樣貌，先是與陰暗背景融為一體的長髮，身上的蕾絲洋裝似乎是幾十年前的樣式，吳元岡不熟這些東西，只覺得不像是這年代的產物，更像是印象中他媽媽年輕時留下的照片裡的衣著穿搭，不確定有沒有過膝，只是祂也不常起身走動，大部分時間都窩在沙發床，做著不事生產的閒事。

這是合理的嗎？

吳元岡忽然發現自己對鬼魂的想像從來都只停留在有與沒有，好像確認完這件事，之後就只剩下是否要逃的選項，如果對方就只是存在，他為什麼要感

到害怕？如果對方就只是繼續過著祂自己的生活，他們難道不能和平共處嗎？

休假回診的那天夜裡，他刻意不吃藥讓自己持續保持清醒，即便幾個小時後可能會因為精神不濟而影響工作效率，但應付組長固然重要，仍遠遠比不上深夜房裡彷彿時空凝結的微妙緊張感，即便房東否認，但如果他真的是和鬼魂共處一室的話，祂是哪裡來的？是從同棟大樓的隔壁房間過來的嗎？他聽過一種說法，是說有些明明已經過世卻還依戀人世的魂魄會跟死去時的那個空間綁在一起，有點像是地縛靈的感覺，但地縛靈是日本觀念，台灣南部應該不在這個範圍吧！同事說可以去廟裡拿個香火袋做護身符，信教的話就在睡前禱告，但他很久不信這些了，自從媽媽過世之後他就再也不願意多花心思將情感寄託在自己以外的事物，別扯什麼因果宿命或什麼劫數難逃，這些神啊佛啊的既然接受了祭拜，那就要好好做事吧？

他不想繼續思考這些，眨眼，今晚沒有乖乖吃藥，多出來的藥可以先存著，之後或許有機會用到，那會是什麼時候？或是他之後可以晚幾天回診，那間醫院的老年人特別多，他不喜歡那種逐漸失去生氣的感覺，就像是電力漸失的……福利品？他想不到更好的措辭，認錯人的阿桑浮現在腦中，終有一天他也會變成這樣嗎？右側肩胛骨又開始隱隱作痛，長期姿勢不良吧他猜，很久以前有看過骨科，說是頸椎側彎，這能報工傷嗎？他腦中浮現進廠區大門前的那一段車流如魚群竄游擠進狹窄水道，眨眼，這好像也不是什麼適合在深夜思考的問題，還有什麼別的事情值得轉動腦筋嗎？

電視螢幕忽然迸出亮光，光影閃爍投射在沙發床上方牆面，吳元岡難以看清電視裡正上演什麼劇碼，卻能感知到那個沙發上的存在並沒有很認真的投入其中，他不知道自己為什麼能夠知悉這種資訊，那不是單純透過視覺接收，更像是緩緩滲入腦中的畫面，他彷彿漂浮在半空中，漫畫裡靈魂出竅的呈現，只是他沒有控制自己身體的權限，連手臂也無法隨意舉起位移，像被侷限在床面的正上方，觀測著昏暗客廳裡的祂——

還是被觀測的其實是他自己？

吳元岡無法確定，但對方似乎對他興趣缺缺，窩在沙發上雙手握著兩支棒狀物拌啊拌的，像是在織毛線衣一般，他更確信對方是古早時代的某種投影，概念類似，同樣都是看得見卻無法碰觸……嗎？除了織毛線，吳元岡也見過那女人抱著不知從哪裡變出來的搖桿玩著遊戲，從他的角度望去，頂多只能推測是某種經營類的作品，角色在島上晃來晃去，買賣商品、種植作物、和各式各樣的人們打交道，吳元岡沒體驗過這種虛擬的、卻對某些人來說是理想的完美生活，如果按按螢幕就能得到一切維持生命所需的物質，誰還需要碰觸真的泥土和金屬錢幣？

除了這些以外，有時會有立體的馬克杯黑影擺在床邊地上，幾坨隨地亂扔的衣褲堆疊成灘，還有這年頭少見的實體書放進了電視下的紙箱中，等到天一亮，這些東西還會存在嗎？還是這種疊加狀態是相互影響的？他總想著要在白天時逐一檢查，卻總在接近天亮時迷迷糊糊半夢半醒，不小心淺埋進睡眠中，

鬧鐘響起時又匆匆忙忙出門，根本沒有閒情逸致做這種事，搬進來之後房間至今仍然一團混亂，要找個時間好好整理一下吧！至於是什麼時候可能從行事曆裡硬擠出來，他的工作真的這麼忙嗎？他也不知道。

他好像連自己知道什麼或不知道什麼都不知道。

*

忘記帶外套回去了，吳元岡這樣想著，他記得自己起身時明明將外套抱在懷中，卻不知道什麼時候不見蹤影。

離開病房時已過了醫院的營業時間，電梯仍有運作，但他選擇走樓梯，他總是走樓梯，電梯確實方便很多，可他想要稍微放空，無論是坐在病床旁的椅墊上還是推著病床四處做檢測都消磨耗費著精神氣力，暫時喘口氣是必要的，無論是心靈還是肉體。

他已經往下走了兩層，身處在三樓和五樓之間，醫院裡沒有四樓，他一直覺得這是自欺欺人，好像避開不吉利的數字就能避免死亡一樣，也有可能這是某種隱而不顯的運作機制，讓苟延殘喘的人們可以撐得更久。

吳元岡皺起眉頭，他不應該這樣想的，身處其中的他不能有這樣的想法，他和媽媽的關係稱不上極好，早年來自課業與人際的要求壓得他喘不過氣，甚至有一段時期只想逃離那個被眾人稱之為家的地方，可長大之後似乎就漸漸能接受了，大概是麻木，大概是妥協，而自從媽媽生病之後性格丕變，什麼都無所謂，什麼都隨遇而安，反而讓他更加感到害怕。

害怕失去這個伴著他一生的人嗎？他不怎麼願意承認，但也不敢繼續往下想，就只是忍耐著，想辦法維持越來越糟的現狀。

他用用頭，轉身拾階而上，外套丟在椅子上吧！還是要回去拿，怕騎車吹風會冷，一階、兩階、一層、兩層，回到一開始的地方，手指插進門環中，使勁拉開防火門。

病房層的走廊燈光二十四小時不曾熄滅，從只有逃生指示燈的陰暗樓梯間忽地跨進，雙眼反而有些不適應，吳元岡眯起眼，總覺得周圍景色和他印象中不太相同，樓梯門口確實寫著六樓，是他媽媽病房的位置。

608，過了櫃檯右手邊第二間就是了，櫃檯不知為何也沒有人，可能值班護理師臨時有狀況需要處理吧？他伸起手看了看手錶，奇怪，連錶都不翼而飛，會跟外套放在一起嗎？還是根本沒帶出門？

他沒有什麼頭緒，工作了幾年之後他的記憶力越來越差，時常東落西落，這種症頭是每個成年人都會遇到的嗎？他沒有問過其他同事，這種事感覺也不好開口問，要是傳到組長耳裡，哪天被拿來作為刁難的藉口也說不定。

轉進 608 號房，靠近天花板處的電視在近乎全黑的病房裡開著，畫面顯得異常突兀，全然靜默的播送著一群藝人歡樂闖關，吳元岡確定晚餐後不久就關上電視了，因為那時媽說開始想睡，等媽陷入睡眠後他拿起擺在椅子邊角的遙

控器……

黑暗之中還有一雙眼睛盯著他，他倒抽了口氣，顫抖自皮膚表層擴散全身如投石進到池子裡泛起的波紋，媽媽的眼睛像貓，像是會吞吃失落的人的魂魄的黑貓，瞳孔放大反射著電視亮光，他從沒有看過媽媽露出這樣的神情，既警戒又驚恐，充滿敵意，以及悲傷。

「你是誰？」媽媽的聲音嘶啞。

他記得那是譫妄的前一刻，但他逼自己將驚恐吞進肚子裡。
醒來。

*

藥從口袋掉了出來，一路滾到接近門口的置物櫃下方縫隙。

不見的藥竟然真的在工作服的口袋裡！

他不打算撿，都過多久了，反正也有新的藥……是過多久了？吳元岡想不起來，昨天晚餐吃微波雞胸肉配蝦仁炒飯他倒是還記得，畢竟廠裡的便利商店賣來賣去就是這些東西，外包裝上印製的新鮮、自然、美味都只是幫助行銷的形容詞，無涉食品本質，就跟學生時期在課本上學到的神聖羅馬帝國一樣，既不神聖、也不羅馬、甚至不是帝國，他還記得那時隔壁桌的同學補充說明道：「新北耶誕城也是同樣概念。」

他忍不住苦笑出聲，聲響隱沒在通往大爐的廊道，昨晚的夢還歷歷在目，真實得令人害怕，就像是他當初所經歷的重新回溯一般，如果可以，他不想再經歷一次這種苦痛。

還好這種夢只是偶發事件，吳元岡在心底安慰自己，他有時候覺得自己已經算幸運了，雖然為了要確保機器不會停止運轉，必須時不時爬上天車注意有的沒的，但大多時間他都是待在控制室處理繁瑣業務，他有個認識的同期被分到 K 廠，需要穿全身防護衣隔熱，結果不知為何從鍋爐裡彈出的煤塊精準落進了褲管與鞋桶的交接處，上千度高溫瞬間在小腿側邊蝕出了一個五十元硬幣大小的洞，不只住院好幾天，傷口整整三個月不能碰水，可憐是可憐，但即便有明文法規，他的案例好像還是隱隱成了工傷的標準，沒有比他慘的都不算數。

感到困擾的仍是老問題，沒有心力整理房間不知道能不能報工傷？

打開控制室的門，組長不在，大概又跑去摸魚，或是去哪台沒在運作的天車旁補眠，這樣也好，那種無能卻有權的人最好不要出現，彼此互不干涉，大家都開心，想是這樣想啦，但組長卻又一天到晚跟他搭到同一班，也不知道組長如此安排是愛他還是恨他。

看了看儀表板上的數據，都在正常範圍內，一時之間反而無事可做，像是彼此說好似的，睡意選在此時稍稍湧上，可卻達不到能真的陷入熟睡的程度，或許也跟「那個」有關，聽說很多人住到這種鬧鬼的房間都會開始生病，但吳元岡並不覺得自己的身體有什麼異常之處，這幾個月睡眠障礙是因為這份工

作才導致的，跟鬼不鬼一點關係也沒有。

他忽然有點想要回家了。

雖然也稱不上家，就只是個暫時的棲身之所，但總比這邊好，至少房間裡他比較自由……嗎？他也說不上來，同樣是在狹小空間裡動彈不得，為什麼會覺得鬧鬼的房間比較好？是因為……吳元岡不知道為何又想到了他媽媽，除了昨晚的夢，足以供他辨識的臉孔細節早就模模糊糊，無法勾勒出完整樣貌，更多的是某幾個瞬間畫面一閃即逝，甚至連那些畫面都只剩幾個象徵符號似的物件或色彩，目的只是為了讓他的大腦得知這件事，而不是思念或緬懷。

可他並不特別感到難過，這是不可逆的生物內建機制，就像是他需要輪班那樣，必須遵守服從的事物永遠立在那裡不會改變分毫，他只能被迫接受，然後盡量不去意識到這件事。

很消極吧！但又能怎樣？門忽然被用力推開，組長大步走進，先是一言不發的將手裡的東西收進地上的大袋子裡，那袋子是組長帶來的，剛好桌下有個空位，就自然而然成為組長專用的區域，其他人沒有多說什麼，吳元岡也不想淌渾水，他裝作不知情，然後屏息等著組長的下一步動作，像是沒有意識到似的，組長理所當然來到吳元岡身旁，一屁股坐在椅子上。

「今天是你值班喔？事情開始做了嗎？」組長說。

是真的不會看班表嗎？吳元岡在心裡反將組長一軍，偷偷深吸了口氣，抿嘴點頭，不顯露出一絲情緒。

現在開始要正式上工了。

*

吳元岡最後還是決定把藥給吃了，躺在床上等藥效發作，全身疲憊地應付組長這種事一輩子只要體驗個一次就夠了，組長三不五時刁難也不是一天兩天的事，能把傷害降到最低才是最佳解方，至於房間裡的「那個」就隨他高興吧，反正這一個多月來也沒有什麼重大變故，既然彼此相安無事，那應該也就無需過多提防吧。

閉起眼，全身放鬆，他就像他開始拿藥之後數十次的練習那樣沉住氣慢慢的等，等待眼皮變重，等待睡意降臨，等待失去意識……似乎有古典弦樂聲自遙遠的地方響起，吳元岡不記得上下班時曾聽過這附近的住戶傳出這類樂聲，他想起小時候有一段時間，媽媽會在睡前播放這類古典樂給他聽，他永遠分不清楚哪一首是巴哈、哪一首是莫札特，每首都是差不多的順耳，人類的生理構造使然，他沒辦法控制自己閉上耳朵，總會一路聽到整張專輯播完才肯認真入睡，而音樂播放的這段時間，媽媽就坐在床的另一側看書，書桌上的檯燈發著黃光，有時會柔和的刺進他的雙眼，但就算不閉上也不會受傷，時間流逝極為緩慢，像是介於醒與睡之間的無限擴張，他就這樣眯著眼觀察著媽媽的一舉一動，翻動書頁、將髮絲撥至耳後、鉛筆畫啊畫、揉眼、吸鼻、打呵欠……

他的眼淚忽然流了出來，滑過兩側鬢角沒入髮中，出乎意料，甚至沒有鼻酸提前示警，他搞不懂自己的情緒，自從長大之後他就沒什麼掉過眼淚，他還有印象的就只有摔車在急診室清理傷口那次，以及媽媽的告別式前後。

肉體的疼痛跟心裡的難受會相互影響嗎？

可是這次不是難受，書到用時方恨少，臨時要描述也不知道該如何是好，就好像是某種……圓滿了的感覺？吳元岡被自己突如其來的想法嚇了一跳，有什麼好圓滿的？工作不順、睡眠障礙、還有鬧鬼的房間，跟圓滿這個詞一點關係也構不上，但是，但是感覺不會騙人嗎……

他想要坐起身，身體卻不聽使喚，鬼壓床吧他想，和前幾次的感覺差不多，只是這次沒有出現像是靈魂出竅般的立體環視，全身反而是朝反方向陷進床面，他還是能將空氣吸進肺裡，差別在於胸口的肌肉似乎更加緊收，一吸一吐都比平時更加費力些，迴盪在耳際的樂音更加清晰了，就像是搭著推車一路從走廊轉進房門內，然後停下腳步，逐漸轉大收音機上的旋鈕。

節拍是如歌的行板，他國小時學過一兩年的鋼琴，指法大抵忘光了，但對節拍的敏銳卻留存了下來，中提琴聲流淌如河流，電影裡會出現的那種山邊傾瀉源源不絕，和他剛剛滲出的淚水混在一塊，淹沒耳際，蓋過眼皮，只留下兩個鼻孔供給氧氣。

吳元岡試著睜大雙眼，彷彿真的身處水中似的，眼前所見全都蒙上了一層淡淡的膜，角落如螢火般的黃光搖曳，而黑影自床底緩緩升起，就像站在舞台中央，彷彿特意展示，開始大動作整理起房間。

與幽暗相連的長髮束了起來，俐落收起散亂客廳各處的衣服雜物，分類放在沙發床和電視下，祂的雙手不知從何處生出了吸塵器長柄，開始對著地面推拉，吳元岡甚至聽見了機器運轉的嗡嗡聲混在另一道樂音音軌，先是中間大面積的空曠處，再來是沙發床下，時遠時近，就像真的在打掃房間一樣。

天亮之後，這些改變會恢復原狀嗎？吳元岡沒有肯定的答案，他依然無法動彈，整個人淹沒在古典樂聲之中，黑色的身影將地板吸乾淨之後，跪坐在沙發旁折起衣物，一件一件仔細堆疊，再來是未洗的杯盤收進浴室洗手台，紙箱內的雜物重新排列整齊……這些事情是有意義的嗎？吳元岡不確定時間過了多久，直到對方終於結束所有雜務，雙手撐著膝蓋站起，緩步來到他床邊的衣架旁，站定，吳元岡不清楚對方在想些什麼，可知道祂正低頭盯著他看。

望向上方的視線似乎沒辦法確實對焦，吳元岡還是注意到對方的瞳孔深邃得不可思議，就像是深不見底的懸崖，但意識到這件事情之後，他忽然喘不過氣來，就像是有人用盡全身力氣將他壓進水中，可身體還是僵硬如石頭無法反抗，他做了什麼不該做的事情嗎？對方想要他做什麼嗎？可即便如此，他仍舊感覺不到惡意，驚慌的情緒來得太慢，等到吳元岡真的感到大事不妙時，一切都已經來不及了。

包覆周身的液體感已然消失殆盡，他就這樣不停下墜，彷彿沒有盡頭的失重落下。

該伸手抓些什麼梯腳勾些什麼吧！然而他連這點事都辦不到，神經與肌肉彷彿生鏽般卡死癱瘓，不過，就算能夠自由活動身體，好像也是徒勞無功，他的喉頭縮成一團，生理本能發出的哀嚎關悶在喉結和鎖骨之間，他要死了嗎？

如果橫豎都逃不了抵抗不了，不如一開始就直接放棄……吳元岡對於自己的消極有些意外，原來自己一直以來都是這樣嗎？或許就跟平常一樣吧他想，他早就習慣這種模式了啊！除了放棄掙扎，逆來順受等待結局，也沒有其他辦法了不是嗎？他就只是一個人，僅僅只是一個人，一個人的力量能做到什麼？

所以就乾脆放任自己落下。

落下、落下、落下、落下——

他突然聽到曾經熟悉的嗓音在耳邊輕聲呼喚他的名字。

他幾乎快要遺忘的嗓音。

像是綁著繩索的救生圈緊套，他整個人硬生生被扯了回來，像全身纏滿絲線的木偶，汗液這時才一口氣從全身上下冒了出來，浸濕上衣的前胸後背。

吳元岡坐起身子，房間裡只剩下他一個人。

*

他決定找時間去改名字。

如果無緣，那即使如山岡般挺立也沒有用處吧！諧音加上意譯是吳元岡自己推敲出來的，無根無據，但他不想逐一推敲腦中一個一個冒出來的疑問，雖然這些疑問構成了很大一部分的他，然而時間一久，似乎也成了限制住他的枷鎖。

枷鎖這個詞其實滿幼稚的，像是當年那個嚷著要逃離家庭逃離制度的青少年那樣，哪裡逃得掉？就算逃離了現在的狀況，也只是另一種苟延殘喘罷了，就像醫院裡的那些老人家，維持著生命，而不是人生。

或許鬼還比較懂得生活。

就像他房間裡的「那個」一樣，做著各種不事生產的閒事，這樣就會快樂嗎？他不知道，但至少沒有感到難過的理由。

他不確定自己是什麼時候再次睡著的，手機鬧鈴響起的時候房間裡陰暗如常，只有床頭小燈仍盡職的散發微弱光熱，大燈開關在靠近廁所門的那一側牆面，必須離開床鋪才能觸及，吳元岡全身肌肉痠痛，像是負重長跑了一整夜似的，可他還是抬起腿，一鼓作氣爬起，點亮天花板大燈。

舉目所及，客廳的部分整齊如新，每一處皆一塵不染，連床邊衣架上整排工作服的皺摺都被撫平拉直了，但彷彿有條分隔線切齊床尾，和凌亂的床面形成強烈對照。

從後頸起始蔓延，他起了滿身的雞皮疙瘩。

他卻不會感到害怕。

昨晚聽見的呼喊他記憶猶新，如此一來全都說得通了，鬼魂並不是來自房

間，而是來自他自己，來自他心底的恐懼，來自他的渴望，來自他想逃離一切卻無從施力的衝動，來自他的憤怒，來自他的無助，來自他的妥協，來自他的失意，以及來自他的思念。

所有的東西都混在一起，相由心生，是心理影響肉體，還是兩者相互影響？又或是無法觸及的那些事物影響著現實世界？

他覺得他終於有了答案，而這裡再也不會鬧鬼。

移動雙腳，吳元岡彎身從紙箱裡翻出零食，是之前買的綠色乖乖，一屁股坐在沙發床靠床的那側，他特意留了另一邊的位置，想像會有人坐在那裡，等吃完這包再下樓去覓食吧，然後好好思考到底要不要把工作辭掉，先好好休息一陣子。

慢慢的等，像是等待睡意降臨的練習那樣。

在撕開包裝之前，他像是想到了什麼，雙手合十，低頭默禱。

「媽。」